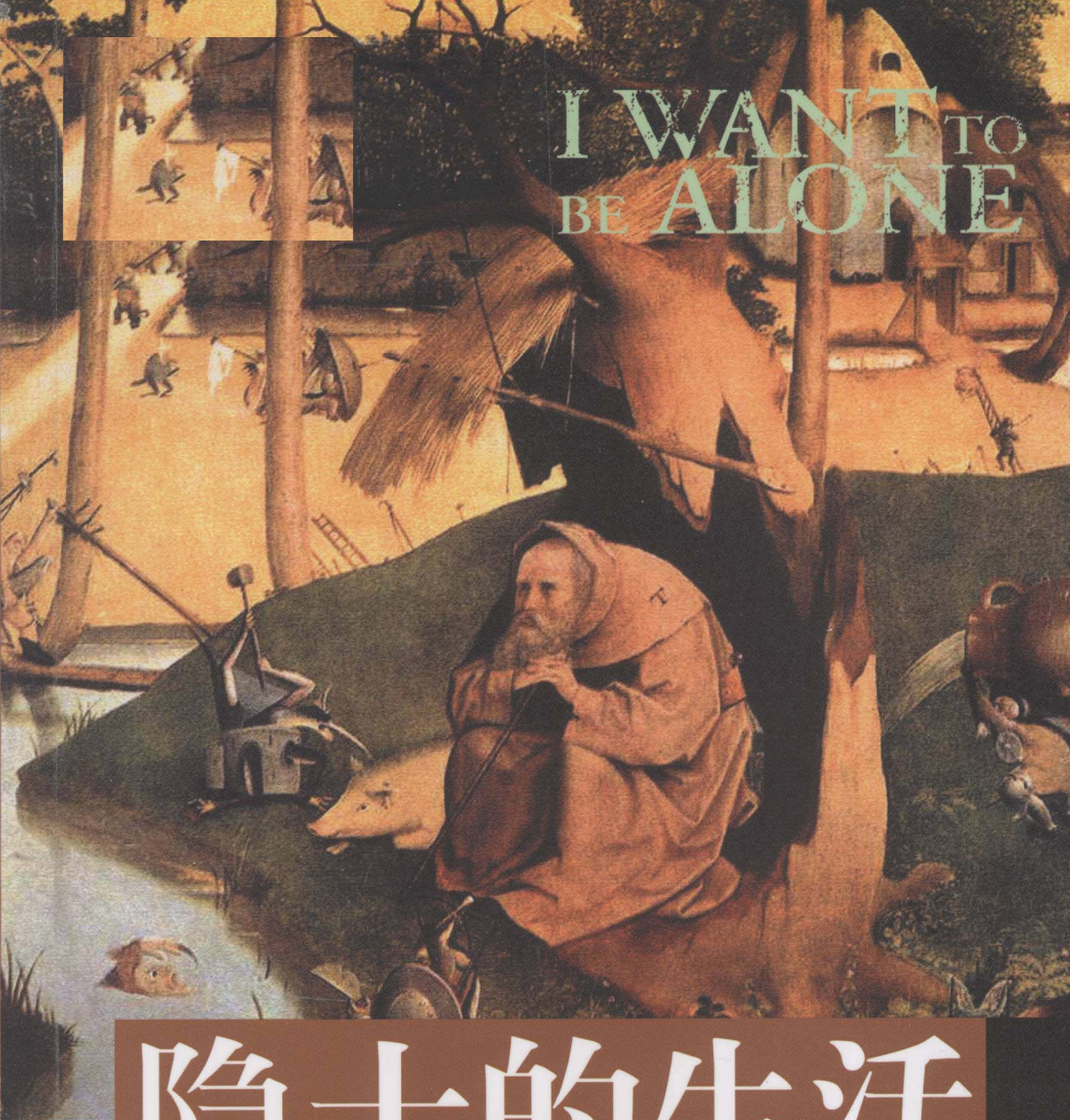




I WANT TO
BE ALONE

隐士的生活

〔澳大利亚〕巴里·斯通 (Barry Stone) ©著 秦传安©译

独处很美好，但你需要有人来告诉你：独处很美好。

——让-路易·盖兹·德·巴尔扎克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隐士的生活

〔澳大利亚〕巴里·斯通 (Barry Stone) 著
秦传安 译



I WANT TO
BE ALONE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士的生活 / (澳)斯通著;秦传安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7

ISBN 978-7-5117-0327-9

I. ①隐…

II. ①斯… ②秦…

III. ①人物研究-世界

IV. ①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08195 号

隐士的生活

责任编辑 曲建文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 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70(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52612332(网络销售)
(010)66130345(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home.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字 数 211 千字

印 张 16.5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目 录

CONTENTS

导 言	1
第1章 开悟:印度和西藏的苦行者	5
苦行僧 / 史瓦密·塔坡旺 / 史瓦密·桑德兰德 / 大雄 / 佛陀 / 密勒日巴尊者 / 乌金确吉	
第2章 孤独中的拯救:基督教隐士和苦修士	24
底比斯的圣保罗 / 沙漠里的圣安东尼 / 大阿尔塞尼 / 埃及的玛丽 / 高柱修士 / 圣库斯伯特 / 芬夏尔的戈德 里克 / 米雷的圣史蒂芬 / 纳尔斯伯勒的罗伯特 / 奥格 尼斯的玛丽和伊普尔的玛格丽特 / 圣特雷登的克里斯 蒂娜 / 理查德·罗尔 / 弗鲁的圣尼古拉斯 / 阿拉斯加 的圣赫尔曼 / 萨罗夫的圣塞拉芬 / 托马斯·默顿 / 达 里奥·埃斯科瓦尔 / 阿布纳·阿卜杜勒·麦西哈 / 理 查德·威瑟斯	

第3章 闭关:隐居修道者 72

哈塞尔伯里的伍尔弗里克 / 威尔顿的夏娃 / 马克亚特的
克里斯蒂娜 / 休伊的伊薇特 / 洛蕾塔和安诺拉·
德·布劳斯 / 科尼隆的朱莉安娜 / 诺里奇的朱利安 /
玛格丽特·柯克比 / 14 世纪的女性隐居修道者 / 托马
斯·帕金森 / 隐修生活的衰落

第4章 冥思苦想的生活:社群中的隐士 98

西方最早的修道院 / 斯凯利格·迈克尔岛 / 本笃会 /
嘉玛道理会 / 加尔都西会 / 克吕尼会 / 西多会 / 托钵
修道会 / 大分裂 / 圣山 / 迈泰奥拉 / 基辅洞窟修道院 /
荒野隐士 / 作为修道士的隐士

第5章 弃绝社会:中国和日本的隐士诗人 128

中国的隐士 / 陶潜 / 谢灵运 / 清珙 / 寒山 / 日本的隐
士 / 最澄 / 空海 / 西行 / 鸭长明 / 一遍上人 / 禅宗 /
松尾芭蕉 / 良宽

第6章 寻求庇护所:隐士艺术家和名人 161

艾米莉·狄金森 / 爱德华·蒙克 / 马塞尔·普鲁斯特 /
亨利·达戈 / 葛丽泰·嘉宝 / J. D. 塞林格 / 乔阿什·
伍德罗 / 曼弗雷德·格纳丁格 / 鲍比·菲舍尔 / 斯
莱·斯通

第7章 一个人自己的世界:富贵隐士 185

亨利·卡文迪许 / 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二世 / 哈里
特·库根:麦迪逊大道的隐士 / 五世波特兰公爵威廉·
斯科特-本尼迪克特 / 小霍华德·罗巴德·休斯

第8章 选择孤独:世俗的隐士和遁世者 206

费尔南·洛佩兹 / 亚历山大·塞尔柯克 / 威廉·威尔逊 / 罗伯特·沃里斯 / 查尔斯·兰伯特 / 马森·沃尔顿 / 诺亚·龙杜 / 罗伯特·哈里尔 / 瓦莱里奥·里塞蒂 / 汤姆·尼尔 / 威拉德·麦克唐纳 / 横井庄一 / 小野田宽郎 / 中村辉夫 / 西奥多·卡钦斯基 / 克里斯托弗·迈克坎德雷斯 / 史蒂芬·格伦顿

参考书目 253

导 言

独处很美好，但你需要有人来告诉你：独处很美好。

——让-路易·盖兹·德·巴尔扎克：“隐居生活的
乐趣”，引自《论基督教和道德》(*Dissertations
chrétiennes et morales*, 1665)

他人即地狱。

——让-保罗·萨特：《无处可逃》(*No Exit*, 1944)

这个红尘俗世总有它的隐士。有僧有俗，有男有女，有贫有富，有特立独行之人，也有愤世嫉俗之辈，隐士和那些选择过独居生活的人存在于各个时代和各种文化中。他们把自己的家安置在俄罗斯的冰雪草原上和中东的浩瀚沙漠里，安置在阿拉斯加湾的无名小岛上和日本本州的山林寺院中。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某个时间点上，我们这个星球上几乎总有某个角落，为冥思和隐居的灵魂提供庇护之所。

过隐居生活并非任何宗教团体或苦修团体的禁脔。它是一种普遍的人类冲动，超越了一切宗教的、世俗的和社会的界限，研究整个历史上的隐居活动，总是充满惊奇，持续不断地挑战着我们关于隐士是什么以及他们代表什么的先入之见。比方说，人们长期以来想当然地认为，在埃及，苦修生活的最早实例都是基督教的，而事

实上，早在基督教最早的隐修士于公元4世纪初期出现之前，很多苦修团体就已经存在于埃及世俗社会中。尽管毫无疑问，是基督徒最早把苦修生活带离了埃及的城市，并带入其沙漠地区严酷的环境中，有证据表明，世俗的苦行崇拜可能提供了一种社会架构，不仅早于基督教的修道院制度，而且还为即将出现的基督教修道会充当了哲学模型。

有人认为，修道院生活之外的宗教隐士总是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这样的假设在仔细审视之下也站不住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隐士在过隐居生活上越是“成功”，他们的名声就传播得越远，他们吸引到的关注也就越大。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发现，自己被数以十计、甚或数以百计的门徒和追随者所包围；这些人渴望聆听他们的教诲，急着仿效他们的榜样。历史上充斥着这样的记载：有一些隐士，当一群古怪的病弱者、受启发者和好奇者追随他们的足迹时，他们便在不停地寻求独处中，越来越深入地走进茫茫荒野。隐士们常常干脆做出让步，接受一小群追随者的存在，延续《新约》中一个很难抵抗的先例。这些追随者中的一小撮核心人物组成了一个单独的小组，接下来，这个小组将会吸引更多的追随者，如此这般，循环往复。正是由于像这样一些很小的、几乎是自发组成的社团，历史上一些大的天主教团体，诸如嘉玛道理会和嘉尔笃会，才得以诞生。

自公元6世纪以降，过隐士或修道士那样的生活，意味着或多或少过一种组织化的服从生活，其基础是严格遵守一套共同接受的成文准则。一些历史文献，比如修道士们奉行的《圣本笃规则》（*The Rule of St Benedict*）和男女隐修士奉行的《女性隐居修道者指南》（*Ancrene Wisse*），详细规定了宗教隐士应该如何过他们的日常生活，其方式很少有解释的余地。

然而，在21世纪，关于隐士的构成，其定义经历了一次革命。尽管对今天的一个本笃会修道士来说，隐居生活方式的意义在很大

程度上与 10 世纪并无不同，但是，多亏了《圣本笃规则》中永不过时的常识，对于一个由于无法应付生活中的要求和压力而拒绝离开床榻的年轻日本男性来说，隐居生活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其中有些现代日本隐士，即所谓的“宅男”，能够像囚徒一样在自己家里度过几十年的时光，过着独居生活，既非出于选择，也不是为了追寻上帝，而是彰显了一种他们似乎无法克服的公认的社会病。

今天，由于对心理状况有了更深的理解，使得人们对这些人的认识、诊断和治疗有了更大的空间。然后对他们来说，隐居生活并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疾病，在极端情况下，这种疾病能够迫使他们在完全与世隔绝中度过自己的整个一生。研究历史上一些更古怪的隐士的行为模式，使得我们能够重新评估他们的行为，使之去神秘化，并探寻他们避世隐居的心理原因。本书中的几个隐士，包括鲍比·菲舍尔（Bobby Fischer，参见第 6 章），似乎患有像阿斯伯格综合症那样的泛自闭症障碍，这样的疾病可能导致一个人社会交往能力严重受损，并使他们追求孤独。

19 世纪最古怪的隐士之一、五世波特兰公爵威廉·斯科特-本尼迪克特（William Scott-Bentinck，参见第 7 章）显示出了符合逃避性人格障碍（APD）的几个特征。这种疾病导致一个人厌恶社交聚会，包括一种无处不在的无力感，以及对批评的过度敏感。像很多 APD 患者一样，他构建了一个安全的幻想世界，在那里，焦虑能够得以最小化——就波特兰公爵的情况而言，那是一个巨大的地下世界，位于威尔贝克修道院的祖宅之下。能够导致遁世行为的另一个心理障碍是强迫症（OCD），这是一种焦虑症，能够导致一个人全神贯注地从事乏味而耗时的重复工作，严重阻碍他的社会交往。遁世隐居的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参见第 7 章）显示出了几种典型的 OCD 倾向，包括“细菌恐惧症”。

过独居生活——要么有心，要么无意——所带来的一个在 20 世纪才被人们所认识的问题是：人类并非在遗传上就注定要在孤独中

度过自己的一生。神经学家声称，大脑的皮层包膜主要是从交流的需要中进化来的，是为了帮助人类处理人际信号，改进原始的生存机理，这种机理最终导致社会群体的形成，并反过来确保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延续。简单地说，人类天生就喜欢群居，喜欢在社群中生活。尽管历史上一些伟大的隐士为我们提供了持久的、富有启发性的榜样，但我们天生就是要彼此相对、晤谈甚欢。

第1章 开悟：印度和西藏的苦行者

最美的歌声是寂静中的鸟鸣。

但你首先必须有寂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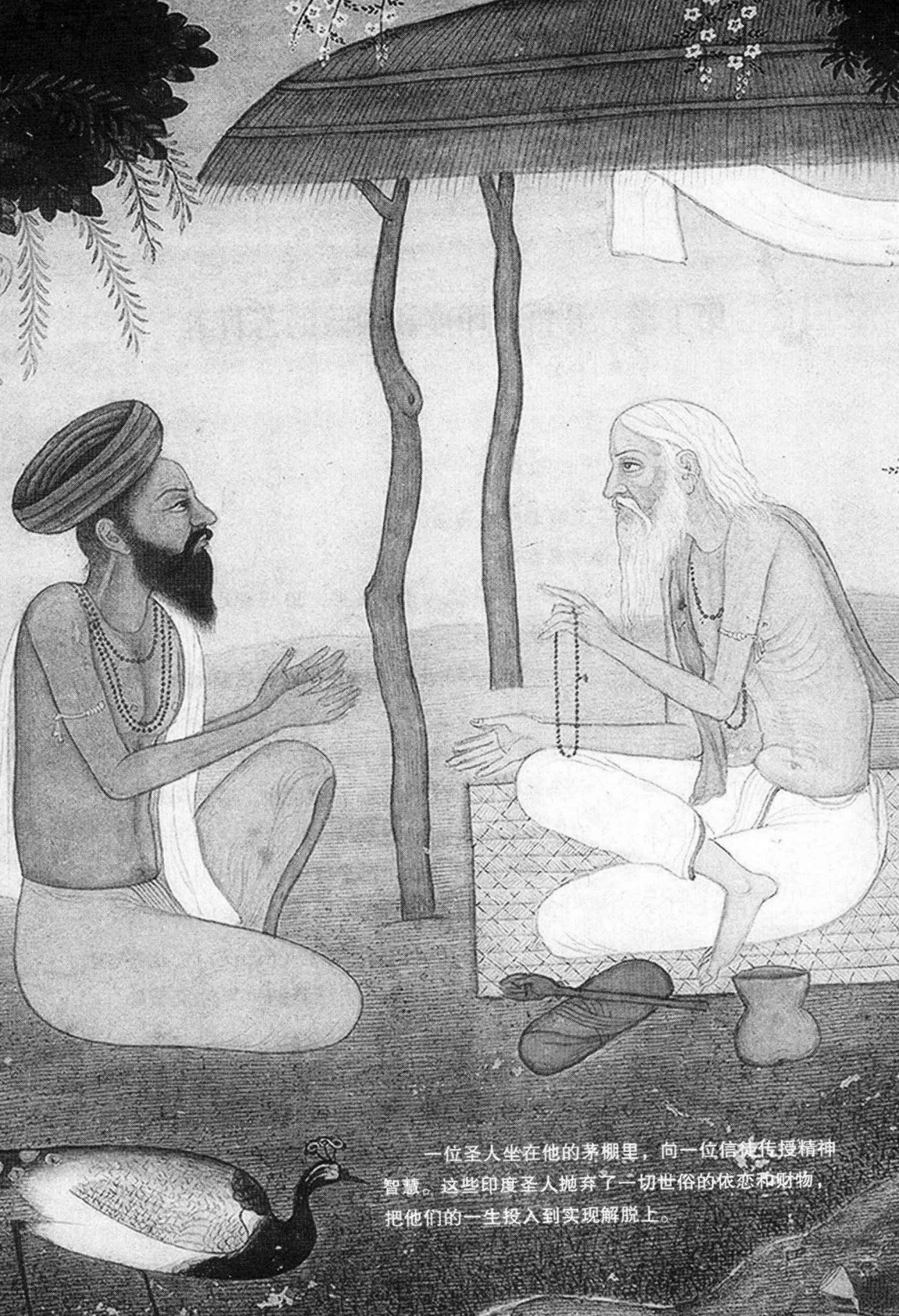
——温德尔·贝里，20 世纪小说家

每天花点时间独处。

——丹增嘉措，十四世达赖喇嘛

公元前 1500 年，雅利安人，一个来自中亚的印欧游牧部落，开始定居于西北印度的旁遮普地区。他们带来了吠陀教，那是一种古代宗教，涉及对一些男性神的崇拜和动物献祭。吠陀梵文诗篇和圣歌被认为太过神圣，不能笔之于书，信仰和习惯做法一代代口耳相传。千百年过去，吠陀教开始吸收本地的印度宗教，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出了一批梵语圣歌，被称作《梨俱吠陀》（*Rigveda*）。这些圣歌接下来演化为《奥义书》（*Upanishads*），是新的世界性宗教印度教的宗教经文。

遁世独居的苦行者在印度教的早期发展中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吠陀时期（公元前 1500 ~ 前 1200 年）写成的梵语经文讲到了一群赤身裸体的苦行者，被称作牟尼（*munis*）或“沉默的圣贤”。他们能够连续不断地笔直站立一年多的时间，据说拥有一些超人的能力，比如空中飘浮和心灵感应。弃绝一切世俗事物的观念（一种



一位圣人坐在他的茅棚里，向一位信徒传授精神智慧。这些印度圣人抛弃了一切世俗的依恋和财物，把他们的一生投入到实现解脱上。

常见的隐士特征)，自《奥义书》成形的时期（公元前 800 ~ 前 400 年）以来，就是印度教教徒的生活和实践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隐士的概念在其他任何宗教中都没有成为这样一种基本而广泛的现象。印度教徒接近苦行生活的方式压倒性地是对孤独的追求，不像西方那样注重于社群。印度教的寺院固然存在，但被隔绝在其高墙之内的人数往往很少。印度教的苦行者们普遍信奉一种内省和与世隔绝的哲学，从未具体地醉心于共同准则的观念。走向苦行生活的过程，在印度教的“人生四阶段”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 学生阶段，这段时期从青春期到二十几岁，以学习和积累知识为特征。

◆ 家长阶段，此时，一个人已长大成年，结婚生子，养活家人，并对社群作出贡献。

◆ 退休或“退居山林”阶段，这是一个冥思默想的时期，一个人回顾自己的生活和经历，并认识到生活的意义。

◆ 遁世阶段，涉及一个接近精神完成的觉悟水平，其目标就是解脱（moksha），从一切世俗事物中解放出来，摆脱无休无止的苦难循环。

苦行僧

苦行僧（Sadhu）是一个梵文词汇，意思是“完成”或“达到一个人的目标”，通常用来描述一个离开自己的家庭、追求独居的精神性生活的圣人。尽管它是一个定义得很宽泛的概念，也可以指一个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云游者，比如占卦算命的人，或某个有着可疑的精神意图的人。苦行僧穿着赭色的长袍，象征着弃绝尘世，他们毕生致力于实现解脱。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们放弃了对享乐的追

求和实际目标的实现，甚至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感，一切都服从于解脱的实现。印度教的苦行僧相当于基督教的隐修士，他们的一生都在棚屋或洞穴中度过，或者像乞丐一样云游四方，托钵乞食，传播精神智慧，过着严格的独身生活。

印度的虔诚信徒认为苦行僧的方式是精神奉献的最高形式。苦行僧可以进入女人的禁地，那里通常是男性不能涉足的，可以自由地遍访印度种姓制度纷繁复杂的不同阶层。在今天的印度各地，依然有很多苦行僧在森林、洞穴和棚屋里过着隐居生活，数量以百万计。

史瓦密·塔坡旺

世俗欲求是奴役性的，它们也有其原因，试图用看不见的锁链把一个人束缚起来。

——史瓦密·塔坡旺

史瓦密（swami）是一个梵文词汇，意思是“灵性宗师”。史瓦密类似于苦行僧，但苦行僧往往是独居，靠施舍为生，而史瓦密则通常被一个宗教团体所接纳。如果说，苦行僧相当于基督教的沙漠苦修士，那么，史瓦密则相当于基督教的修道士。

史瓦密·塔坡旺本名基普·库蒂（Chippu Kutty），1889年出生于南印度喀拉拉邦的一个贵族之家。他是一个语言学天才，离开学校之后便开始研究诗歌和戏剧，以及古印度—雅利安语言马拉雅拉姆语和梵语。当他父亲在1909年去世的时候，他对正规教育失去了兴趣，开始考虑去喜马拉雅山脉，把时间花在反思和冥想上。尽管还要过11年，他才使自己彻底摆脱世俗世界，最终作为一个深受敬重的遁世者看到了他所深爱的喜马拉雅山峰。

他走遍了整个印度，拜访了很多印度圣人，然后才披上遁世者的赭色长袍，过上了独居和冥想的生活，完全没有世俗财产。在他被接受为遁世者并得到了“史瓦密·塔坡旺”（意思是“苦行的森林”）这个名号之后，这个享有盛名的内省者终于退隐到了根戈德里，那是北印度乌德尔格希偏僻而多山的喜马拉雅地区。他生活在恒河畔一个极小的、只有一间房的茅棚中，追求苦行（tapas）。那是一种瑜伽仪式，旨在净化心灵，增强自我意识。他很少接收弟子，不相信像隐修院（ashram）这样的宗教团体和隐居地。在夏天的几个月里，他对自然纯洁的热爱会让他离开简朴的隐士棚，长途跋涉到更高的高处，为的是寻求孤独和灵感。

史瓦密·塔坡旺留下了一笔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学遗产。父亲的死促使他写下了诗体颂词《纪念》（*Vishnu Yamakam*）。他对大自然深厚而持久的热爱，使他在踏遍喜马拉雅山脉的孤独旅行中写出了另外两本书：《凯拉萨朝圣之旅》（*Kailasa Yatra*）——记述他在西藏的寺庙里度过的时光，以及《漫游喜马拉雅山脉》（*Himagiri Viharam*）。他写过几篇论述印度雕塑的评论，深受人们的推崇。1929年，他创作了一本梵文颂诗集，他称之为《献给美丽森林的颂诗》（*Soumyakaseesa*）。最后，为了回应他的热爱者持续不断的呼声，他写出了他的自传体杰作《见证上帝》（*Iswara Darshan*），记述了他作为最伟大的喜马拉雅隐士之一的传奇一生。

史瓦密·塔坡旺尽管病倒了，但他拒绝治疗，于1957年2月16日去世，享年68岁。就在他去世之前，他把自己的茅棚遗赠给了一位年轻的信徒，名叫桑德兰德（Sundaranand）。

史瓦密·桑德兰德

有时候，他因为对摄影的持久热爱而被人们亲切地称作“咔嗒

苦行僧”。史瓦密·桑德兰德 1926 年出生于印度，是喜马拉雅山脉伟大的隐居史瓦密之一。自 1946 年起，他就自己的棚屋里与塔坡旺生活在一起，从那里可以俯瞰恒河支流之一帕吉勒提河的源头：根戈德里冰川。自塔坡旺 1957 年去世之后，桑德兰德继续生活在这个海拔 3139 米（10 300 英尺）的茅棚里，他在那里拍摄了十万余幅冰川收缩的照片。他认识到了冰川的消亡意味着什么，这一认识使得他穿越印度次大陆，唤醒人民关注印度正在退缩的冰川，关注冰川消失将会带来的社会、经济和精神的后果。

50 多年过去，史瓦密·桑德兰德成了一个圣贤，一个自然主义者，一个瑜伽修行者，以及一个技艺精湛的摄影师。尽管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但在过去 50 多年的时间里，他并没有花多大力气来装饰塔坡旺的棚屋，只是增添了几个山羊角，以及一些长满树瘤的木桩。根戈德里是印度最难到达的朝圣中心之一——第一条进入这一地区的土路直到 1970 年代才建成——因此使得史瓦密·桑德兰德能够在喜马拉雅山的平和与宁静的环绕中生活了几十年。

在他一生中后来的阶段，史瓦密·桑德兰德坚持不懈地努力保护恒河及其支流，即使这项工作不利于印度教隐修处沿恒河上游畅通无阻地蔓延，以及它们给这条河的健康带来的影响。他采取了积极的姿态，反对在这一地区发展旅游业，同时也反对猖獗的森林砍伐。他毫不妥协的抗议使他卷入了与本地班达（panda，河畔的祭司）之间的冲突，甚至导致他的棚屋遭到洗劫，他心爱的相机被毁或被偷。

史瓦密·桑德兰德的社会行动主义实现了更广泛的神学意义，只要我们把它跟罗马天主教的“解放神学”概念及其把公正带给穷人和受压迫者的努力放在一起比较，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当一种宗教认定，自己应该参与到对社会正义的追求中，并努力提高它声称代言的那一部分人的物质福祉，以此来证明其神学的日常关联，它也就获得了一种新的权威。在史瓦密·桑德兰德看来，宗教生活不

只是一种冥思苦想的生活和内心的探索之旅，它已经演变成了更多的东西。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论证着人道主义在 21 世纪如何继续是一股维护社会正义的动态力量。

大雄

大约自公元前 9 世纪以来，耆那教便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出现在印度。在耆那教中，就像在佛教中一样，任何个体，如果不是预先有过某种形式的精神体验或顿悟，他的身上就不可能存在精神权威。

公元前 6 世纪，古代拉楚瓦（Lachuar）王国（今印度的比哈尔邦）的统治者悉达多（Siddhartha）国王和特里莎拉（Trishala）王后生了一个儿子。国王和王后给他们的儿子取名筏驮摩那（Vardhamana），意思是“越来越兴旺”。但在今天，他更多地被称作“大雄”（Mahavira），即伟大的英雄，他提炼了耆那教古老的原则和信条，给它们注入了新的生命。

筏驮摩那的父母认为自己苟活于世毫无益处，在与这种状况搏斗抗争多年之后，他们绝食饿死了。这之后，经过兄长的同意，筏驮摩那决定过一种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他走到村外，坐在一棵无忧树下，公开发誓弃绝尘世生活。28 岁那年，筏驮摩那成了一个苦行僧，但不像他同时代的悉达多·乔达摩（Siddhartha Gautama），即佛陀；后者为了寻求开悟而抛弃了自己的家庭，而筏驮摩那则开创了耆那教的一种苦行僧传统：在遁世隐居之前，先征得家人的同意。他抛下了不忠实的妻子和一个女儿，抛弃了所有的王子头衔，对自己相当可观的财富没有留下任何嘱托。他的离去导致了一场轰动，人们聚集起来，祝愿他在寻求获得“完美的知识和信仰”的探索中能修得正果。他剃光了自己的头发，穿上了简朴的托钵僧袍，离开了他的出生之地，再也没有回来。